

凡尔纳
经典科幻



天边灯塔

Jules Verne



Le Phare du
bout du monde



凡尔纳
经典科幻

天边灯塔


[法国]儒尔·凡尔纳 著

王蓓丽 马小彦 译 曹德明 校

Jules Verne

LE PHARE DU
BOUT DU MOND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边灯塔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王蓓丽, 马小彦译; 曹德明校.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6

(凡尔纳经典科幻)

ISBN 978-7-5447-1616-1

I. ①天… II. ①凡… ②王…③马…④曹…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7143 号

书 名 天边灯塔
作 者 [法国] 儒尔·凡尔纳
译 者 王蓓丽 马小彦
校 订 曹德明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La bibliothèque électronique du Québec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
插 页 4
字 数 104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616-1
定 价 17.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第一章	开端·····	1
第二章	埃斯塔多斯岛 ·····	11
第三章	三位灯塔看守 ·····	20
第四章	孔格尔团伙 ·····	31
第五章	马乌莱号双桅纵帆船 ·····	42
第六章	在埃尔格海湾里 ·····	51
第七章	山洞 ·····	62
第八章	修理马乌莱号 ·····	71
第九章	巴斯克斯 ·····	80
第十章	海难之后 ·····	90
第十一章	沉船残骸掠夺者·····	101
第十二章	离开海湾·····	114
第十三章	三日时光·····	124
第十四章	圣菲号护卫舰·····	140
第十五章	大结局·····	149

第一章

开 端

太阳行将落入西边的群山之后。天气晴好。东面和东北面，海天一色。海面上空，夕阳的余辉映红了片片云朵，即将消失在暮色之中，由于地处南纬五十五度的高纬度地区，这里的夜晚相当漫长。

就在太阳快要完全落山时，圣菲号护卫舰上响起了一声炮响，后桅帆的斜桁上升起了阿根廷国旗，微风中，国旗迎风飘扬。

与此同时，就在圣菲号护卫舰下锚的埃尔格海湾后面，在与海湾仅隔一个步枪射程的灯塔顶部射出了一道耀眼的光线。两位灯塔看守同工人们一起聚集在沙滩上，舰队的全体船员也在舰首集合，大家长时间欢呼喝彩，迎接这片遥远海岸的第一座灯塔的亮灯。

护卫舰又传来两声炮响作为回应，顿时周围回声四起。依照战舰的规定，国旗从圣菲号护卫舰上降了下来，这座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交界处的埃斯塔多斯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工人们立刻登上了圣菲号护卫舰，陆地上就只剩下了三名灯塔看守。

三人中有一人正在瞭望室值班,另两人并没有立刻返回他们的宿舍,而是沿着海岸边散步边聊天。

“对了,巴斯克斯,”两人中较年轻的那个说道,“护卫舰明天就要起航了吧……”

“是的,费利佩,”巴斯克斯回答说,“但愿它能平安抵达港口……”

“巴斯克斯,这段航程很长啊!……”

“就跟来时一样长,费利佩。”

“我有点怀疑。”费利佩笑着反驳道。

“我的老弟,”巴斯克斯又说道,“有时去时花费的时间甚至要比返航时还要长,除非风向非常稳定!……无论如何,对于一艘拥有性能良好的发动机和能够扬帆远航的轮船而言,一千五百海里可算不上什么。”

“况且,巴斯克斯你要知道,舰长拉法亚特对航线非常熟悉……”

“一条笔直的航线,我的老弟。来时护卫舰的航向朝南,返回时则会朝北,如果陆地上继续吹来微风,那海岸就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护卫舰在海上航行就像在河面上一样。”

“不过这条河只有一边有岸。”费利佩立刻反驳道。

“无所谓,只要海岸一直处在上风口,那就对航行有利!”

“的确如此,”费利佩赞同地说,“可万一风向转了……”

“那真是运气不好了,费利佩,我希望圣菲号不会摊上这种霉运。它要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航行一千五百海里重新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停泊港……打个比方,如果风向转东了……”

“倘若风既不是从陆地也不是从海上吹来的话,圣菲号连个避风港都找不到了!”

“老弟，就像你说的，无论是火地岛还是巴塔哥尼亚，圣菲号都不能作片刻停留。它必须勇往直前驶向远海，否则就会一直在海岸徘徊不前！”

“可是，巴斯克斯，说到底，我觉得好天气似乎还会持续下去。”

“费利佩，我也赞成你的看法。好天气的季节就快来了……三个月的时间可不短啊……”

“再说，我们的工程结束得正是时候。”费利佩回答道。

“我明白，老弟，我明白，12月初。就像人们说的，对北半球的水手而言，6月初就是好天气的开始了。到了那个季节，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就更少了，那种暴风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轮船整个掀翻，就像吹飞你的阔边毡帽，弄乱你的头发那么容易！……一旦圣菲号进港停靠了，不管是碰上刮风、风势变猛还是暴风雨，都随它去了！……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座岛会连同灯塔一起淹没！”

“那当然了，巴斯克斯。圣菲号还会带去我们这里的情况，然后载着接替我们的人员重新返回……”

“三个月以后，费利佩……”

“圣菲号就又回到埃斯塔多斯岛了……”

“我们那时就在岛上，”巴斯克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搓着手回答，烟斗四周浓烟缭绕，“老弟你看，我们可不是在一艘被狂风吹得来回颠簸的轮船上，或者说，即使是艘轮船，它也是稳稳地停靠在美洲的最南端，绝不会走错的……我承认，这片海域的气候的确糟糕。合恩角名声不好也是有道理的！确切地说，埃斯塔多斯岛一带发生的海难已经不计其数了，更何况这里正是掠夺沉船货物的人们发财的不二之选！不过费利佩，这一切都会改变的！现在埃斯塔多斯岛上建造了灯塔，即使暴风从四面八方吹来，也不可

能熄灭灯塔！船只可以及时观测到灯塔的位置并测定航线！……它们可以根据灯塔发出的光线辨别方向，不会再有在圣让角、圣迭戈斯角和法老斯角触礁的危险了，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也不会！……看守灯塔信号灯的人正是我们，我们会把它看好的！”

巴斯克斯兴奋地说着，不断给他的同伴打气。可能费利佩觉得在这个荒岛上度过这么多星期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在另外三人接替他们的工作之前，他们可能都无法与同伴进行联络。

最后，巴斯克斯补充说：

“老弟你看，四十年来，我的足迹几乎已经遍布旧大陆和新大陆的所有海域，我当过少年见习水手、见习水手、水手和水手长。唉，现在到了退休的年纪，除了当个灯塔的看守，我还能奢望什么呢，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灯塔！……这是一座天边灯塔！……”

事实上，对于这座建造在偏僻岛屿的尽头、远离任何有人居住和适于居住之地的灯塔，天边灯塔这个名字再适合不过了！

“费利佩，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接莫里斯的班？”巴斯克斯一边在手心上晃动着已经熄灭的烟斗一边又问道。

“十点。”

“好，那我就凌晨两点来接你的班，然后一直值班到天亮。”

“说定了，巴斯克斯。还有，我们两个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去睡觉。”

“去睡吧，费利佩，去睡吧！”

巴斯克斯和费利佩重新向北边的一小片被围墙围起的院子走去，灯塔就竖立在院子中央，他们走进宿舍，重新关上了门。

夜很宁静。天一亮，巴斯克斯就把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的信号灯给熄灭了。

通常来说，太平洋洋面的潮水是很微弱的，尤其是它流经的美

洲和亚洲海岸,相反,大西洋洋面的潮水却异常汹涌,就连遥远的麦哲伦海域都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那天的退潮是从清晨六点开始的,要是利用这次退潮,圣菲号护卫舰完全可以在黎明时分起航。可是由于各项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舰长打算等到晚间涨潮时再离开埃尔格海湾。

圣菲号护卫舰隶属于阿根廷共和国海军,吨位二百吨,一百六十马力,由舰长和大副负责指挥,包括水手长在内,船员总共约五十人,该舰执行从拉普拉塔河河口到大西洋勒梅尔海峡段的海岸警戒任务。当时的造船业还不具备制造高速巨轮、巡洋舰、鱼雷艇或其他船舰的能力。因此,在螺旋推进器的作用下,圣菲号护卫舰的时速不超过九海里,不过这一速度对于巡视只有渔船经过的巴塔哥尼亚和火地岛海岸也已经足够了。

那一年,圣菲号护卫舰的任务是对阿根廷政府在勒梅尔海峡入口处的灯塔建造予以支持。这座刚刚圆满落成的灯塔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能干的工程师设计的,工程所需人员和物资设备都由圣菲号护卫舰运抵。

圣菲号护卫舰停靠在埃尔格海湾尽头的锚地差不多有三个星期了。在卸下了足够生活四个月的粮食,确保新灯塔的看守们备齐了所有物资,足以维持到接替人员到来之后,舰长拉法亚特就将带领派来岛上的工人们启程返回。即使某些意外的情况推迟了工程的完工,圣菲号护卫舰也早在一个月前就应该返回船籍注册港了。

总之,在整个停留期间,舰长拉法亚特完全不用担心圣菲号护卫舰停靠在海湾尽头会受到北风、南风和西风的侵袭。只有海面上生成的气旋可能会带来些麻烦。不过春天的气候还是相当温和的,现在正值初夏,人们有理由相信麦哲伦海域只会出现短时间的

坏天气。

七点钟，舰长拉法亚特和大副列加尔走出了各自位于舰尾艙楼两侧的船舱。水手们已经将甲板清洗干净，残留在甲板上的水也被值班船员扫去，通过泄水孔流走了。同时，海军军士做着准备工作，保证起航时一切就绪。尽管要到下午才出发，大伙却已经着手拉开帆具罩，擦亮通气管以及机舱内部和甲板窗上的铜制部件，把大艇升到吊艇杆上，小艇则留在船舷边供船员使用。

太阳升起时，船籍旗在后桅帆的斜桁上升了起来。

三刻钟后，舰首敲响了四下钟声，值班水手们换岗了。

一起用过早餐后，两位军官再次登上艙楼，仔细察看天气情况，从陆地吹来的微风使得天空几乎看不见云层，随后，他们又命令水手长让他们两人下舰。

这天上午的时间，舰长希望对灯塔及其附属建筑，包括看守的宿舍、存放粮食和燃料的仓库等，进行最后一次视察，最终确保各项设备的良好运转。

于是，他在大副的陪同下来到沙滩，向灯塔区域走去。

一路上，他们就担心即将留守在偏僻寂寞的埃斯塔多斯岛上的这三位看守。

“这的确非常艰苦，”舰长说道，“不过，考虑到这三位差不多都是水手出身，曾经历过长期艰苦的生活，所以对他们而言，灯塔看守的工作相对还算是一种休息了。”

“也许是的，”列加尔回答说，“不过，在船只经常出没、与陆地交流便捷的海岸担任灯塔看守是一回事，在这座荒凉的岛上生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这座岛，就算有过往的船只注意到它，那距离也是隔得非常远的。”

“列加尔，这点我同意。况且换班也要等到三个月之后呢。”

巴斯克斯、费利佩和莫里斯就将开始一段再轻松不过的日子了。”

“的确如此，舰长，而且他们再也不用忍受合恩角那可怕的冬季了……”

“确实可怕，”舰长也表示赞同，“几年来，我们先后在勒梅尔海峡、火地岛、德索拉西瓮岛以及维尔京角到皮拉尔大副角一带警戒，什么样的暴风雨没有经历过！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几位看守的宿舍还是非常坚固的，任何暴风雨都摧毁不了。而且即使他们的工作期限再延长两个月，也不会出现粮食和煤炭匮乏的情况。我们离开时，他们个个身体都很棒，等再次相见时，他们的身体还会那样健硕，因为他们所在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虽然会有暴风来袭，但至少空气十分清新！……而且，列加尔，你还要记住一点：当初海事当局在招募天边灯塔的看守时，就曾因为选择太多而难以抉择！”

当两名军官走到灯塔的院子跟前时，巴斯克斯和他的同伴们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大门打开了，三位看守按照规定向他们敬礼，他们答礼后便径直走了进去。

舰长拉法亚特把他们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遍，他们脚穿坚固的雨靴，身披连帽雨衣。

“昨天夜里一切都好吗？”他向看守长询问。

“舰长，一切都好。”巴斯克斯回答道。

“你们没有注意到有任何船只经过吗……”

“一艘也没有，而且海面上没有起雾，所以至少四海里以内的海域没有船只经过。”

“信号灯工作正常吗？”

“一直工作到天亮，没有停过，舰长。”

“你们在瞭望室里觉得冷吗？”

“不冷，舰长。瞭望室相当密封，风都被双层玻璃给挡住了。”

“我们要去参观一下你们的宿舍，随后去灯塔。”

“是，舰长。”巴斯克斯回答道。

灯塔看守的宿舍就建在灯塔底部，厚实的墙壁足以抵挡麦哲伦海峡任何狂风的来袭。两位军官参观了各间房间，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住在这里既不用担心雨淋也不必害怕严寒，更不会遭受在这接近南极的高纬度地区猛烈的暴风雪的袭击。

这些房间由一条走廊隔开，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通向灯塔内部。

“我们上塔吧。”舰长拉法亚特说。

“是。”巴斯克斯回应道。

“只要您陪我们就够了。”

巴斯克斯向他的两个同伴示意留在走廊的入口，然后他推开楼梯的门，两位军官紧随其后。

螺旋式的楼梯很狭窄，石头台阶嵌入塔壁，十个透光孔照亮了灯塔的每一层，所以内部显得并不黑暗。

来到瞭望室后，两位军官坐在固定在墙边的圆形长椅上，信号灯和照明设备就安装在楼上。通过开在瞭望室墙壁上的四扇小窗，可以观察到各个方向。

尽管风力不大，但在这样的高度下，风还是吹得呼呼作响，只是风声并没有盖过振翅而飞的海鸥、护卫舰鸟和信天翁的尖叫声。

为了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观测整个岛屿和周围海域，拉法亚特舰长和大副通过梯子爬上了灯塔信号灯四周的瞭望台。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整座岛屿向西延伸的区域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与大海同样荒凉，从西北面到南面，岛屿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弧形，只是中间被往东北方向延伸的圣让角的高地给阻断了。埃尔格海湾就在灯塔脚下，圣菲号上来来往往的水手们也让岸上显得

生机勃勃。海面上不见一艘帆船，没有一缕青烟。眼前只有一望无垠的大海。

在灯塔瞭望台停留了一刻钟后，两位军官再次走下灯塔，巴斯克斯紧随其后，然后两人又回到了舰上。

午饭后，舰长拉法亚特和大副列加尔再次上岸。他们将利用起航前的几个小时去海湾的北岸走走。舰长曾经好几次在没有领航员的情况下出海，随后白天返回，习惯性地将小船停在灯塔脚下的小河湾里（以后大家就会明白埃斯塔多斯岛上根本就没有领航员）。不过为了谨慎起见，他是绝不会错过任何一次重新认识这一陌生地区的机会的。

于是，两位军官准备走得再远一些。在穿越连接圣让角和埃斯塔多斯岛的狭窄海峡时，他们仔细观察着位于圣让角另一侧的同名小港的海岸，这个小港与埃尔格海湾正好对称。

“这个圣让港好极了，”舰长边观察边说，“这里的海水很深，可以停靠最大吨位的船只。只是船只进港非常困难，真让人恼火。只要这里有微微一束灯光，与埃尔格海湾的灯光连成一排，那么遇险的船只便能轻松地找到避风港了。”

“这是驶出麦哲伦海峡后我们找到的最后一处避风港了。”大副列加尔指出。

四点时，两位军官返回了。在与巴斯克斯、费利佩和莫里斯道别后，他们再次登上圣菲号护卫舰，那三人则站在海滩上，等待圣菲号的起航。

五点，圣菲号上的锅炉压力升高，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大海很快就将进入平潮期，一旦退潮，圣菲号护卫舰就将起锚出航。

五点三刻，舰长下令卷动绞盘平衡机舱。多余的蒸汽从排气管里喷涌而出。

大副站在舰首进行监督,锚很快就被垂直升到吊杆上横放。

在三位看守的挥手告别中,圣菲号护卫舰起航了。不管巴斯克斯怎么想,无论他的两位同伴望着渐行渐远的护卫舰是否心潮涌动,圣菲号上的军官和全体船员一想到要让这三人留在这座美洲尽头的岛屿上,心中不免升起一阵感慨。

中速前进的圣菲号护卫舰沿着埃尔格海湾西北方向的海岸前进。护卫舰驶入茫茫大海时,时间还不到晚上八点。绕过圣胡安角后,圣菲号护卫舰加足马力前行,把勒梅尔海峡甩在了西边。夜深了,天边灯塔的灯光就好像只是天边的一颗星星。

第二章

埃斯塔多斯岛

埃斯塔多斯岛,又名埃斯塔多斯地,位于美洲大陆的最东南端。这是麦哲伦群岛的最后一座也是最靠东面的一座岛屿,这片位于南纬五十五度海域的群岛是在深成期的地质大运动中形成的,纬度距南极圈不到七度。由于地处两大洋的交汇处,它是船只在绕过合恩角后从东北方向或西南方向进入另一大洋的必经之地。

勒梅尔海峡是17世纪荷兰航海家勒梅尔发现的,海峡两侧的埃斯塔多斯岛和火地岛相距二十五到三十公里。它为船只提供了更短更便捷的航线,使船只免受埃斯塔多斯岛海岸巨浪的侵袭。勒梅尔海峡位于埃斯塔多斯岛东侧,长约十海里^①,地处圣安托万角与肯普角之间,相比埃斯塔多斯岛的南端,从这里经过的汽船或帆船遇到的风浪要小得多。

埃斯塔多斯岛东西向从圣巴泰勒米角到圣胡安角,总长三十九海里,南北向从科尔内角到韦伯斯特角,宽度为十一海里。

^① 等于一点八五二米。

埃斯塔多斯岛的海岸线极其蜿蜒。它是由一系列的海湾、港湾和小河湾组成的,由于沙洲岛和暗礁的缘故,有时船只无法驶入。数不清的船只曾在这一带的海岸遇险,不是被崖顶堵死,就是被周边的岩石包围,甚至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海面上也会突然翻起大浪。

岛上虽无人居住,但也许是可以居住的,至少在气候宜人的季节,也就是在这一高纬度地区的夏季,从11月到2月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家畜甚至可以在岛内延绵广袤的平原上找到足够的食物,尤其是在康韦角和韦伯斯特角之间的帕里港及其以东地区。当厚厚的积雪在南极阳光的照射下融化时,草地一片青翠,土壤直到冬季都保持着适宜的湿度。栖息在麦哲伦海峡的反鸟类动物可以在那里繁衍生息。可是当寒潮来袭,人们就必须将家畜赶到更为温暖的平原上去,比如巴塔哥尼亚,甚至是火地岛。

不过在岛上,你也会看到几对野生的原驼^①,这是一种脾气异常粗野的类似黄鹿的动物,如果烘烤得恰到好处,它的肉质相当美味。而且,这种动物之所以不会在漫长的冬季饿死,就是因为它们会在积雪下寻找植物的根须和苔藓聊以充饥。

位于埃斯塔多斯岛两侧的平原一直延伸到岛的中央,几片树林枝叶稀疏,树叶的颜色永远偏淡黄色而非翠绿色。这些树木主要是南极山毛榉,它们的树干很高,有时可达六十英尺左右,树枝呈水平状分叉,另外还有生命力顽强的小槲,以及与香草属性类似的冬木。

事实上,这些平原和树林的面积还不到埃斯塔多斯岛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岛上其余的地区则都为石英岩高原,或是幽深狭长

① 在当地称为瓜纳科。

的峡谷，谷中散落着许多不规则的花岗岩，是古时火山喷发后留下的。现在，人们一直在火地岛和麦哲伦海峡一带寻找死火山口，却都无功而返。往岛的中央去，大片的平原看上去像是草原，在冬季八个月的时间里，被积雪覆盖的土地不会长出任何植被。不断向西推进，岛上的地势起伏愈发明显，岸边的悬崖也变得更为高耸陡峭。那里耸立着一座座火山锥和最高海拔可达三千英尺的山峰，站在山顶，整座岛屿一览无遗。这里便是安第斯山脉的最南端，这条著名的山脉从北到南，构成了美洲大陆的巨型骨架。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气候环境下，面对暴风雨的猛烈袭击，岛上的植物种类极其稀少，在距离火地岛海岸约一百海里的麦哲伦海峡附近或福克兰群岛上，这些植物物种几乎都没有被风土驯化。其中就包括蒲包花、金雀花、地榆、雀麦、婆婆纳、针茅等，它们的颜色都很浅。无论是在树荫下还是草丛间，这些淡色的小花几乎都是刚开放就凋谢了。在岸边的岩石脚下或是覆有腐殖土的岩坡上，博物学家能够采集到一些苔藓，他们也会在树荫下发现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根须，如杜鹃根，火地岛上的印第安土著人会用它来代替面包，但总体而言，这些根须几乎都没有营养。

人们在埃斯塔多斯岛的表面寻找着终年不断的水流，结果总是徒劳。这里没有河流，也没有溪水从布满石子的地面上汨汨涌出。不过降雪会在这里形成厚厚的积雪；一年中有八个月的时间，地面都被积雪覆盖，等到了暖和的季节——更确切地说是没有那么冷的季节——在阳光的斜射下，积雪融化了，地面便保持着湿润的状态。于是随处可见小瀉湖和池塘，里面的水不会干涸，直到结冰。正因为如此，在故事的一开始，大量积雪融水正从灯塔周围的高地倾泻而下，跳跃着汇入埃尔格海湾的小河湾和圣让港。

虽说岛上的动植物几乎绝迹，但是，整个沿海地带却拥有非常